

绚舞飞扬 [匆匆那年]

江修◎主编

空灵隽秀、质朴绵长。文学少年拥挤在写作的小道上，挺直站立，缓缓驻足，无忧远眺，只为倾献那几抹你不会忘记的美好……

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

90后新概念实力文学，让青春绚舞飞扬

- 半暖时光
- 此岸，彼岸
- 执手阑珊处
- 静默之年
- 离殇永不诉
- 夏语



江修◎主编
[匆匆那年]

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

90后新概念实力文学，让青春绚舞飞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绚舞飞扬·匆匆那年：第十七届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佳作范本 /
江修主编. —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5.9
ISBN 978-7-5104-5420-2

I. ①绚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IV. ①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2857号

绚舞飞扬·匆匆那年

主 编：江 修

责任编辑：熊文霞 余守斌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cd@sina.com

印 刷：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：241千字 印张：14.75

版 次：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5420-2

定 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
第一辑 半暖时光

- 002 老巷的桂花树 / 溥小山
- 009 灯光 / 梦鲤
- 020 呼伦贝尔以东 / 栀紫
- 028 祖母的岛屿 / 羽西

第二辑 此岸，彼岸

- 034 灯火 / 蒙积 ASH
- 045 岁岁年年 / 黎川
- 054 请把面包还给三喜 / 潘向莹
- 069 月亮短歌 / 羽西
- 078 远在咫尺 / 梦鲤

第三辑 执手阑珊处

- 090 南竹未归 / 溥小山
- 096 凤眼 / 王天宁
- 104 火车抵达乌辛达力 / 栀紫



第四辑 静默之年

- 114 城市稻草人 / 陈培芬
122 年老的火车 / 羽西
129 我总要向你道声再见 / 羽西
134 盲 / 谭子

第五辑 离殇永不诉

- 146 伤心马戏院 / 陈培芬
154 我和我的前世，等不来你的今生 / 溥小山
166 梅花印 / 庭有树葳蕤
182 园丁 / 谭子

第六辑 夏 语

- 198 ROSE / 灸莲
210 怎堪寥落觅嫣红 / 一匹马赛克
220 衣上征尘染酒痕——青年切·格瓦拉的毕业旅行 / 一匹马赛克

第一辑 半暖时光

老巷的桂花树 / 溥小山

灯光 / 梦鲤

呼伦贝尔以东 / 梳紫

祖母的岛屿 / 羽西

老巷的桂花树

文 / 溥小山

本名李渊，九五年处女座，简单明媚地活着。爱做菜、读诗、简嫔与 Gaga。有生之年，欣喜相逢，感谢每一个人喜欢我文字的人。获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



老巷的桂花树开花了，满树满树是金黄的泪。

老巷的桂花树死了，死在满巷坠落的一星土里，死在孩童的笑声里，死在绵长的桂花糕香里，死在三年前寂冷的清秋花风里。

003

在长长的秋风里，我思念老巷的桂花树。

祖母在九月尾声的时候开始收集满枝的桂花。那一星花骨绽放在柔绵的阳光下，播撒一风甜香。我站在巷子里堆砌的沙土上，望着比自己高一段身的桂花树顶。日光在其间零碎。无云的天空碾缩成一张脸，星叶为眉，扶风为发。我浅浅地意识到，十年前正是这苍青的明空，被春风剪下一册缘。风里面藏着小小的我，圈着大大的春生。

我遇见春生的时候她比我大四岁，等我长到像春生那么大的时候，人海茫茫，我却再也寻不着她。

1

对于我来说，老巷是活在城市映像中的一棵桂花树，几排嵌着青苔的红泥板砖，还有一些云流散在仰望的罅隙。巷子进深二三十米，不长不短，但却恰好容下一树桂花还有一些欢喜阒静的日子。日光绵长，老巷的青石板上流满一季季的雨水。墙上长满狗尾草，随着一首陈旧的歌谣在晚风中窸窣窸窣摇晃，



在四季的轮转中点缀着老巷的荒郁。

四月里晴朗无风的日子，时光凝固成一首歌，像少年装满的心事在老巷逼仄的天空沉沉浮浮，飘忽不定。从桂花树的枝丫上，眺望葱郁的田野，层层叠叠地蔓延到远方。偶尔有一行风筝般的鹭鸶打断绿色的音弦，仿佛几行触手可及的诗，灵动婉转。时间像个说故事的老人，一步一步地走入岁月的深处，留下几页未完的旧稿。

春生坐在我身旁，念着一些我不理解的书，阳光和桂花树叶抚摸着她馨香的脖颈。她说，山，你听过海的呼吸吗？那种蓝色的潮汐在静谧的夜里汹涌极了。我摇着头。在那些春温秋素的年岁，我深深爱着老巷的阳光和桂花，我不爱海洋，不爱那种深蓝的忧孤。春生说，山，你一定会爱上那种富有生命力的、自由而梦幻的蓝色呼吸声。相信我。

她说，山，你一定会爱上那种深蓝色的来自大地深处的呼吸。

她说，山，你要相信我。

那年，春生 17 岁，来自南方一个小城市。她曾告诉我，那里的空气常年飘浮着桂花香；夏季梅雨绵绵，气温潮湿而温暖；冬天下雪，天地之间苍白一片，大片冻结的湖面反射着灰白的光；而她的家在一个可以听见海浪声的地方。她说，你一定要去看看，我的家园就在那里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泛着光。要有多想念，才能在离开后留有如此深沉的渴望。

我问她，为什么你要来这里？

她摊开手在掌心划了个圈。山，你会长大，然后慢慢懂得。

我在四月的尾巴上点亮三盏烛火，祈祷着阳光更加充沛，九月的新桂浓艳茂密；春生和我在桂花树的枝丫上有念不完的故事；触碰几个遥不可及的梦，比如春生的家园，那个能够听到海洋呼吸的南方小城。

黄昏从大地的四角涨潮般涌起，从枝丫吹过的风清凉似一颗情人的眼泪。春生坐在我身旁，给我念着那些我不懂的书。书里面有她的故事，有别人的故事。在这些我未曾触及的光阴里，我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匆匆过客，目睹着一个年轻人的爱情，一个村落的死亡。

春生告诉我，她突然那么热切地想要放风筝。

她的家园无风，那里没有做风筝的小店，那里没有田埂，那里只有神话与



传说。

四月的最后一天，我和春生站在田垄上，风很大。远处有葱郁的麦穗摇晃的身影，在晚风的包裹下涌入黄昏的一角。霞光成霁，日光被白色的风筝线割裂成世界两半。春生托举着风筝骨在田垄上奔跑。

一种前所未有的欢喜，填补了这些年我所有虚无的时光。

我拉着线，因风力太强而指节疼痛剧烈。风筝从大地腾起而后越升越高。天空高远而苍郁。我把风筝线递给春生，她表情清喜如一汪清浅的小溪。

风筝穿过田野，在深深的田壑投下倒影；风筝遇见稻草人，在忙碌的时分消磨着应有的趣致；风筝停泊在老巷的桂花树丫上，缠了几圈，却仍旧在风中飞扬。我试图解开迷宫般的风筝线，却无能为力。

我求乞春生，她摊开手在掌心画了一个圈。不言，亦无其他动作。

我至今仍不解为何春生要将风筝放飞。

但我不解的真是如此吗？

005
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春生仍坐在我身旁，念着一些我不理解的书。我们眺望着如诗般灵动的青郁麦田，层层叠叠蔓延到远方，偶尔有鹭鸶飞过，有孩童的笑声，有迎娶新娘子的唢呐声，有鸡犬声……山野阡陌，我仍旧祈祷着日光更加充沛，九月的新桂更加浓艳茂密；而春生告诉我，你一定要去听听海洋的呼吸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风筝无语，她身影悲凉。

2

夏天最后一场梅雨落下的时候，老巷的桂花树有了向上延伸的姿态，每一节花枝上都铺缀着几星绿芒，纵横交错的花枝将天空四分五裂地分割成无数小窗，偶尔有云流过这些小天窗，春生都要瞩望着这些云。

春生告诉我，她的故事已经差不多念完了。

我很难过。

她说，山，生生交行，我们是道路上的行者，框景着日光，荒芜了孤独，在日子平静如水的时候，记得去亲吻风景。

她说，记得去亲吻风景，触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，比如山河，比如春水。



她说，山，陪我一起去爬山。你应该站在山顶看看，那里很美。

我点头，欣然答应。

梅雨过后艳阳高照，然而山中并不那么炎热。空气潮湿，有白色的雾丝缠绕皮肤，温柔清凉。林鸟啼鸣，重峦叠嶂。山阴道旁有不知名的细朵小野花兀自盛开，生机勃勃，绿意盎然。我跟在春生身后，祈祷着山路不再漫长。她似乎能够与我心灵感应，回头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山，我牵着你，我们马上就到山顶了。”

站在山顶，居高临下。整座山被一层灰白的雾气包裹，森然苍郁，与远处的天空衔接在一起，远近陈疏若隐若现。大片茂盛的芦苇在风中摇摆。凉风习习，凛冽清朗。我感受到自然的呼吸，在远离老巷的山中。第一次。

春生擦净一块岩石，我们稍作休息。离我们一米以外的灌木丛，丛丛生生交接在一起，如一座寂静的小山在潮雾中宁静着自己的尘芜。唯有一只被蜘蛛网缠住的蝴蝶，颤抖地横陈在死亡的边缘。春生伸出手，慈柔地将其从蜘蛛网上捏下，放置于自己的手掌心。蝴蝶像是一位几经荒漠跋涉的行者，奄奄一息。我原以为，春生会将它放在草丛中，让她自行修复。然而，她拾起一块小石头在泥土上刨出了一个小坑，将蝴蝶放进去，掩埋，碾压。

难以置信，我怨恨地凝视这失意而短暂的生命。

春生看着我，笑着摊开手在掌心划了一个圈。山，你会长大，然后慢慢懂得。

山，我就要走了。

不能再留下来了吗？

你知道的，我要去听深蓝色的大海的呼吸声。我的家园，就在那里。

我等你回来，带着那些你最新的故事。

好。

到时候我带着一树桂花来路口接你。

春生走的那天，阳光落满山野。这季的香樟依旧浓荫茂盛，老巷在夏日的



尾声辗转着蝉噪的留音。这个焜黄落叶的山岭小村，桂花香味愈来愈浓烈。

我站在路口，挥手作别。

春生用手盖住我的双眼，只是感觉黑暗了那么久，当我睁开眼的时候，尘土飞扬，人海茫茫，我再也寻不着她。

在长长的秋风里，老巷寂静着，于冗长的时光中，偷渡了光阴撒过的谎。

还记得我曾在四月尾声的时候点亮过三盏灯，我祈祷着日光愈加充沛，九月的新桂浓艳茂密；春生和我在桂树的枝丫上有念不完的故事；触碰几个遥不可及的梦，比如春生的家园，那个能够听到深蓝色大海呼吸的小城。而现在，这些都没有实现。

今秋的桂花，再未盛开。

巷子里的妇女路过这株桂花树，总要吐些唾沫星子，骂道，就你这死树，害我全家喝不到桂花酿酒，吃不上桂花糕；就连巷子里的孩童都开始对老桂树展开攻击，平素打落桂花的乐子没了，便将这无聊的趣致转至折腾那苍怜的老树干，秋日一过，树干上满是层叠交错密集无致的伤痕。

祖母坐在老椅上叹着气，这棵桂树真的老了，也好，清净。

我不信。春生尚未归来，我还要送一树桂花与她交换那一擦路上的心事。

那年秋天，祖母走了，走得安详宁静。家人办好丧事，便将我接回城里。

离别的那天，我坐在桂树的枝丫上，凝望着远处余落的红晖，稻田翻起云涌，如一旛波浪流苏苏地弥漫到黄昏的远方。墙头上的狗尾草稀稀落落所剩无几，尚不足以做一枚盛大的草戒赠予爱情，织一架二胡拉奏离却的哀荒。

后来，我回到老巷，在无边的荒野中站立，静默，思考。老巷已经消失在无端的岁月中，唯独留下一株死去的老桂树，还有一叠碎瓦。哽咽。桂树的枝丫已经无法承受我的体重，我只是看着，尚未解开的风筝，在风中挣扎，挣扎。

一卷狂沙。恍惚中，我仿佛听到了春生渺远而清逸的声音，来，山，让我来给你念些陈旧的故事。

山，我终于回到我的家园，可以听到深蓝色大海呼吸的城市。



山，这里没有满树的桂花，我又要离开了。

山，你会长大，然后慢慢懂得，那个我在手掌画起的圈。

命。

在阒静荒芜的年岁里，风筝仍然在挣扎，而我仍然祈祷着，日光愈加充沛，
九月的新桂愈加浓艳茂密。

灯 光

文 / 梦鲤

本名彭梦粒。卡佛死忠粉，
摇摆不定的天秤座。语言表达困
难，喜欢听各式各样的人讲各式
各样的故事，听到好结局就会觉
得开心。获得第十七届新概念作
文大赛一等奖。



约舞飞扬
匆匆那年

010

“但爱这个字——
这个字在逐渐变暗，变得
沉重和摇摆不定
并开始侵蚀
这一页纸
你听”

——雷蒙德·卡佛《爱这个字》

1

所有的情绪堆积在一起，找不到合适的宣泄方式。

微来安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窗外快速后退的层峦叠嶂，它们被夜色染成浓稠的深蓝，显现出紧紧相依的孤独感。昼木先生在开车，他喝了一点酒，本来不应该坐在驾驶座位上，但与从未碰过方向盘的微来相比起来，显然还是让他开车更加适合。

深夜的国道昏暗沉默，车平稳地向前行驶着。电台应景地放着《加州旅馆》。昼木先生只顾往前开，他们要去看一场演唱会——是叫 ONE NIGHT ONLY 还是 ONE ONLY NIGHT 呢，那是微来喜欢的乐队，他记不太清了，酒精



让他的脑袋昏昏沉沉。

“前面有个弯道，你还不转弯是想要跟我殉情吗？”微来说着打开了一罐啤酒。

昼木先生一踩刹车停在了弯道边缘，看见前面一两米的地方是造型诡异的栏杆，栏杆外是漆黑一片的山渊。

微来转过头来看他，晦暗的光线在她的眼睛里流连，“还去看吗，演唱会？”

昼木先生没有说话，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将她拉近吻了她。

2

刚搬到郊区那边的租屋时，整间房子里唯一的家具就只有一个硕大的衣柜。那是上任房客的历史遗留物，因为实在太过庞大，想要搬走就必须拆开来，那位不知名的上任房客便想着与其拆分搬运再组装，不如就让它完好无损地留在原地。

房东太太在他们来看房子时特意介绍了这份馈赠，但微来和昼木先生最终会选择这间房子并不是因为衣柜，而是因为厨房。

微来喜欢干净狭窄有巨大窗户的厨房，这对于她来说比客厅是否向阳、厕所的抽水马桶是否真的能够抽水来得更加重要。微来不会做饭，昼木先生也不会，可这并不妨碍她对厨房的喜爱继续失控下去。所以当看到这所房子里满足她一切要求的厨房时，微来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下了决心要住在这里。昼木先生也完全由着她来，没有和房东讨价还价就直接付了定金。

搬去郊区是医生的建议，微来的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了连空气都要挑剔的地步。外表虽然看不出，但微来自己明白，那些病变的细胞在身体内部恣意生长堆积，只等待着负荷到极值的那天，砰的一声炸响，把她撕得粉碎。

搬进租屋的日子定在晴朗的周日，搬运行李，订购家具，打扫房间，午餐坐在地板上解决。团团转忙下来一直到下午六点。事实上以微来的状况来说她其实做不了什么，可她只是想和昼木先生待在一起，而昼木先生也是一样。

但直到打扫完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一个问题——房子里没有床。



“要不先住酒店吧？”昼木先生提议道，“等订的床送来了再搬进来。”

微来想了想，摇摇头。从行李里把被子抱出来，扔进已经擦干净的大衣柜里，敲敲柜门说：“床送来之前，先睡这里吧。”

“睡在衣柜里？”昼木先生不确定地问。

“睡在衣柜里。”微来颌首。

昼木先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弯腰钻进了衣柜里，里面并不宽敞，但长度却足以容下他双腿伸直地平躺下来。“看起来还不错。”昼木先生在里面说。微来也钻了进来，趴在他怀里。

两个人的空间逼仄拥挤。昼木先生伸出手臂拥住她。微来揽住昼木先生的脖子，把脸埋在他胸口闷声笑了一阵，然后换个更加舒服的姿势，轻轻闭上了眼睛。

国道上一片沉寂。昼木先生把车往回倒了一点，退出弯道停在了路边的狭窄空地上，外面同样是空旷的山谷，但这里的栏杆比起弯道那边的显得完整了一些。夜空里为数不多的几颗明亮簇新的星星就挂在车前挡风玻璃外面，试图引诱它融入山峦。

演唱会大概早已经结束了，音响上的时间显示已经凌晨三点。微来和昼木先生心知肚明，他们赶不上这场演唱会，从一开始就知道。但他们依旧开着车驶上了国道。

没有原因，也说不清究竟想要做什么，但那份预感如同对于演唱会的感知一样清晰。他们只需不停地往前行驶，朝着目的地行驶，至于是否能够到达，会不会错过演唱会，有没有雨水，能不能吃到松软的奶酪芝士球，都没有关系。什么都不在意，他们只是需要一些逃避，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逃离。

“要下车去走走吗，沿着国道走一小段？”昼木先生停好车之后问。

微来摇摇头，坐着没有动。她又开始有一点疼，因此咬住了下嘴唇。昼木先生翻出止疼药和水递给她，但她只是轻轻推开。

“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吧，”微来垂着眼，“挑好一点的有一部分